



文·圖 | 黃璽 (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生)

Language
言語

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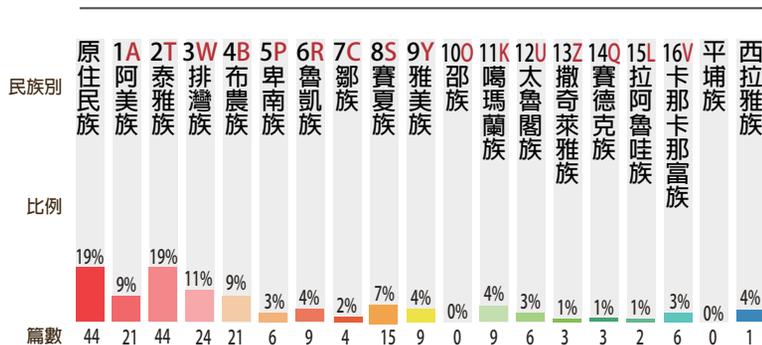
語言的研究範圍甚廣，除了研究語言本身之外，與社會、群體、文化、政治的互動也是語言研究的重點。國內有關原住民族語言的學位論文，最早的是1976年台師大王旭的碩論《The Syllable Structure of Fataan-Amis, MA thesis》以及台大楊秀芳的碩論《賽德(克)語霧社方言的音韻結構》。另外，博論的創例則是1997年清華語言所張永利《賽德克語和噶瑪蘭語的語態·格位與呼應》；1988年到2000年，共有20篇有關原住民族語言的學位論文出版，其中17篇來自於各國立大學的語言學研究所，剛好在1990年左右，國立大學開始相繼成立語言學研究所，其關連性可見一斑；2001年到2017年的16年間，論文數量則暴增為207篇，平均一年有10篇左右的數量。至2017年止，在研究原住民族語言方面的學位論文共有227篇，有211篇碩論、16篇博論。

語言的研究方法

除了語言學研究之外，也有從語言政策角度切入的學位論文，如2010年東華公共行政所李家甄碩論《台灣少數民族語言政策評估之研究－以花蓮縣轄內原住民族為例》、2009年暨南教育政策與行政所全彥碩論《台灣與紐西蘭原住民族語言政策之比較分析》。然而，1996年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後，不管是

原住民族語言的能力認證考試、語言活力調查還是政府所實行的語言政策，能真正進入到學位論文來探究討論的，要屬2003年政大語言所李台元《台灣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制度之評估》為最先，後續政大民族系陳誼誠也發表碩論《原住民族語振興運動—環繞族語能力認證考試的分析》。兩人博論《台灣原住民族語言

語言議題 民族別論文比例圖



在語言政策與語言學之外，語言教育也是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不過，研究教學方法的論文數量遠低於討論教學經驗。在討論教學經驗上有30篇左右是關於學校教學個案研究、學習成果，而討論教學方法上卻只有3篇。



的書面化歷程》與《阿美族語的語言活力》是研究族語政策的指標。在語言政策與語言學之外，語言教育也是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不過，研究教學方法的論文數量遠低於討論教學經驗。在討論教學經驗上有30篇左右是關於學校教學個案研究、學習成果，而討論教學方法上卻只有3篇。

各院校各系所的研究

就學校來分析，清華碩博士論文最多，共45篇，佔總數的20%，其論文的討論對象也多元，共研究了9個族群的語言。其次是台大，共有33篇學位論文，同樣多元，在33篇論文裡研究了9個族群，其中還包括3篇近年剛被政府承認的卡那卡那富族語。第三多的是高師大，25篇學位論文，討論了8個不同族群的語言。在指導教授方面，指導了5篇以上論文的教授分別為：江文瑜5篇、宋麗梅18篇、黃宣範9篇、

李壬癸8篇、黃慧娟12篇、蔡維天12篇、魏廷冀19篇，葉美利12篇、張永利10篇、黃美金6篇，其中以台大、清華的教授最多。

研究對象的分析

就論文的主體來分析，討論最多的是泰雅族，在語言學方面，泰雅族的汶水、賽考利克、澤敖利、萬大等四種「語別」都有被研究過；在語言教學方面，有許多論文皆以泰雅語為例的教學經驗個案研究。排灣族、阿美族、布農族語等，雖然在語言學的研究數量多且穩定，但相較於泰雅語的研究，在教學案例上的研究少了許多。較少被研究到的語言通常只有以語言學門的研究方法做研究的論文出版，而且研究的對象也會因為族群認定而有不同，像是在2014年政府認定卡那卡那富族為原住民族，而有關於卡那卡那富族的6篇論文裡有5篇是2014到2015年出版的。

綜上所述，原住民族語言的學位論文還是以語言學門的研究方法為大宗，但討論語言在社會其他面向的研究則不多見，語言與文化、社會、族群的互動，以及語言做為工具、藝術、政治的研究，都是可以去探討的。有了這些現有的研究累積得成果，未來在這領域的研究應該可以更廣更精彩。◆



Temu Suyan
黃璽

泰雅族，台中市和平區新佳陽部落人，1990年生。政治大學英文系畢業，目前就讀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